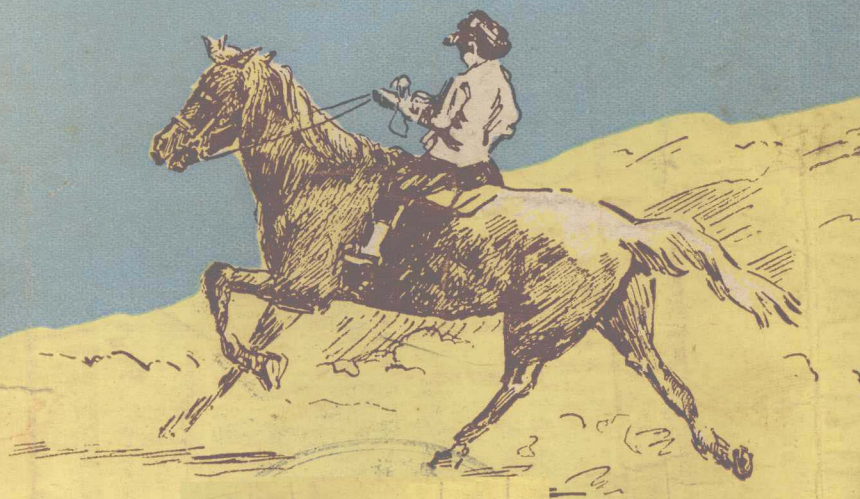


游擊隊的兒子

阿·畢爾文采夫著 李佺民譯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國際的馬

第一屆國際大會 會議紀錄



中華書局出版

海軍擊隊的兒子

阿·畢爾文采夫著

李 佺 民 譯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А. Первенцев
Володька—партизанский сын
Детгиз 1947

游擊隊的兒子 (高) 定價 2,800 元

原著者	阿 · 畢爾文采夫
譯者	李 佺 民
出版者	少年兒童出版社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
印刷者	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
總經售	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

書號：譯0003

印數1—10000

1953年3月初版



阿·畢爾文采夫

寫在前面

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〇年，是蘇聯國內戰爭時期。這在蘇聯歷史上是非常艱苦的一個時期。當時內有地主、資本家和富農的反革命武裝叛亂，外有十四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干涉，形勢非常危急。但是蘇聯人民在列寧、斯大林的領導下，建立了自己的武裝——紅軍，艱苦奮鬥，終於消滅了國內的反革命武裝，驅逐了帝國主義的侵略軍隊。

這一時期內，蘇聯出現了不少有名的英雄，夏伯陽就是我們熟知的一個。當時在蘇聯北高加索有一位夏伯陽式的人民英雄，那就是本書中提到的游擊騎兵旅旅長，英勇的柯楚別依。他常常戴着雪白的皮帽、穿着鮮豔的長外套，舉起雪亮的軍刀，帶領他的騎兵衝鋒，把白軍打得落花流水。

蘇聯作家畢爾文采夫，寫了一本有名的長篇小說描寫這位英雄，書名就叫柯楚別依。他又從這本小說中抽出一段，改寫給小朋友看，就是這本游擊隊的兒子。他改寫這本書是爲了紀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紀念（一九四七年）的。

我們和白軍正在進行持久而又頑強的鬥爭。柯楚別依騎兵旅，保衛着沿着草原上的聶文卡河直到荒涼的綏契伏山的地區。戰線前面是一大片高原——幾萬俄畝（註一）的草地。和柯楚別依旅對敵的，是白匪施庫洛將軍的軍隊。他們佔領了巨大的哥薩克（註二）村落峻山村。

哥薩克人柯楚別依，和他過去的、他在沙皇軍隊裏當兵時的長官施庫洛上校，在戰場上交戰。

庫班河沿岸，正逢溫暖的深秋天氣。有點兒枯黃的茅草和艾蒿，發出了芳香的苦味。羽毛草瑟瑟地搖動，草原上泛起了輕盈的白浪。

有一天晚上，康達拉雪夫師長在他堅強的騎兵隊護送下，經過接連幾次的血戰，來到了蘇爾庫里屯，走進柯楚別依的司令部。

（註一）俄畝——一俄畝相當於一·〇九公頃。

（註二）哥薩克——蘇聯的一種民族。

康達拉雪夫很高興地接受了柯楚別依的邀請，在桌子旁邊坐下來，脫下了軍帽。他的肚子很餓，因此他望着一隻空的煎鍋，覺得很可惜。機靈的旅部副官列甫沙科夫立刻不見了。廚房裏豬油噁噁發響，傳來了一股誘人的香氣。很快，一煎鍋噁噁剝剝響的油煎紅腸已經放在桌子上了。一房間都是煙草的煙。康達拉雪夫打開了窗子。

窗下的圍墩（註一）上，有人悲慘地唱着歌：

山嶺多麼峻峭呀，

我的驢子多麼瘦，

車子多麼遙遠呀，

河水多麼深……

柯楚別依的警衛員阿赫美特輕蔑地說：

「一點不會唱歌！唱歌的是那個卡爾美克人（註二），唱得糟極了！」
旅長的弟弟伊格那特已經吃完紅腸，用繡花毛巾很快地擦過臉，說：

（註一）圍墩——蘇聯農家屋子周圍沿牆腳的一道泥墩，它的作用是防止寒氣侵入。

（註二）卡爾美克人——蘇聯北高加索的一種民族。

「總要出禍事了。那里瓦科犧牲的前夜，也有一個鬼卡爾美克人這樣地唱歌。」

奇異的歌聲，使大家陷入一種不可理解的哀愁之中。大家都沈默了。剔着牙齒，用報紙捲着煙捲兒。

康達拉雪夫吃完了東西，抽起煙，挨近了畢里賓科。

畢里賓科排長才從前線回來，帶來了參謀長的報告，因此他變成了柯楚別依旅長餐桌旁邊的意外客人。他很怕露出自己肥胖的身體，但是他熱得只好解開衣服。他坐在神像下面，一面舒舒服服地噴着煙，一面不時地向房角的凳子底下吐唾沫。他的脖子上有一個銅十字架閃閃發光。

「你還沒有忘記宗教嗎？」康達拉雪夫狡猾地問他。「我可以祕密告訴你，你們的政委向我誇過口，說是你已經參加了共產黨。」

畢里賓科漲紅了臉。他笨拙地扣上衣領，吸過最後一口煙，在手指上吐了一些唾沫，揉碎了紙煙頭。

「這裏面稍微有點出入，師長同志。我是一個布爾什維克，可不是一個共產黨員。」畢里賓科排長懷着驕傲的感覺，糾正了康達拉雪夫師長的

話。「我不上教堂，也不歡喜神父，可是我相信上帝。做一個共產黨員得拿掉十字架，但我已像抽慣煙一樣帶慣了十字架。」（註一）

「原來你還有這麼一套政治綱領！」康達拉雪夫叫了一聲，接着就轉換話題對柯楚別依說：「柯楚別依，我到你這兒來有公事。」

「有公事就說吧。奧爾忠尼啓則（註二）也親自來跟我談過公事；而你呢，是奉上帝的命令來的。」柯楚別依旅長吃完紅腸，一面開着玩笑，一面乾脆就拿檯布擦淨了手指，裝出準備傾聽的樣子。

「是這樣一回事，柯楚別依，」康達拉雪夫師長開始低聲說。「部隊裏傳說施庫洛將軍正在組織一隊強大的騎兵，要來突破我們的防線。他想把我們的部隊跟察里津（註三）和斯大林同志之間的連絡切斷，把我們好像塞在瓶子裏一樣，圍困在北高加索地區。施庫洛將軍的宣傳員正在吉爾吉

（註一）這兒是描寫農民出身的畢里賓科排長對共產黨的認識還不夠正確，對宗教仍舊信仰，但這些缺點到後來都糾正了。

（註二）奧爾忠尼啓則——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。列寧和斯大林的戰友。

（註三）察里津——即現在的斯大林格勒。

斯(註)和哥薩克的村落裏活動。吉爾吉斯的王爺和哥薩克的頭目們正在鼓動和煽惑老百姓。柯楚別依，我們急於想知道：施庫洛那兒的事情已經進行到什麼地步。他的司令部已經搬到峻山村。據說那兒已經變成他的指揮中心。但是他們究竟在那兒幹些什麼事情？」

康達拉雪夫望望柯楚別依，等待他的答覆，一面拿出一塊手帕來，使勁擦着自己那淌汗的禿了一半的頭。

「那末你究竟要我怎麼辦，康達拉雪夫？」柯楚別依覺得奇怪。「把峻山村拿下來嗎？你就下命令吧！」

「不，」康達拉雪夫揮了一揮手。「我們需要深入的偵察，和有價值的情報……你這兒有的是機靈小伙子！」

「哦，我明白了！」柯楚別依高興得很。「不過也許，還得把峻山村拿下來吧？」

「不。不明白施庫洛幹些什麼，實力怎樣，就可能把你的騎兵旅投到陷阱中去，遭受重大的傷亡。柯楚別依，拿人去冒險可不行。我們必須突

圍到察里津去。對我們來說，每一個人都是寶貴的。這兒有一封要交給那面地下工作同志的指示信，得叫你的偵察員去轉交。這是邊區黨委決定的。」

「好，既然是黨作了決定，我不反對。黨的頭腦是正確的。」柯楚別依把手一拍。「小伏洛加！」

頭髮亂蓬蓬的小伏洛加出現了。他是柯楚別依最喜歡的人。他原來是一個出身和家世都不明的野孩子，由騎兵旅撫養長大，因此柯楚別依的部下就把他叫做「游擊隊的兒子」。小伏洛加已經準備睡覺。水兵的橫條子汗衫，緊緊地包着他強壯的小身體。

「是這麼一回事，小伏洛加。快準備到施庫洛那面去做客人。你是一個很有學問的識字人——你數數目能够數到一千，而且你的眼睛也跟廟會上的猴子一樣靈活。你得把那封信祕密送到那邊去。這是黨的信件。爲了不叫你獨個兒寂寞，你可以和……」柯楚別依極其注意地看看在座的人，於是看定了畢里賓科，加上一句說：「和畢里賓科一起去。」

伊格那特在被選中的畢里賓科身上捏了一把。

「哈，畢里賓科，你這排長可變成郵遞員了。」伊格那特眨了眨眼睛。「不要忘記在車槓上繫好鈴鐺。」

柯楚別依對他的弟弟怒冲冲地看上一眼，開始在房中邁着大步。他似乎在想些什麼，自言自語地咕囔着：

「可惜我的參謀長剛巧不在，不然他會想出一套把戲來的。」

然後，一個新的念頭使柯楚別依的臉發出了光彩。他露出牙齒笑起來，猛地轉過身子說：

「畢里賓科扮一個瞎子，小伏洛加就是給瞎子領路的孩子。瞎子用的樂器由伊格那特去辦理。康達拉雪夫，把信拿出來吧。你跟他們兩個把一切事情談一下。可是你，畢里賓科，雖然算是個瞎子，却要睜大兩眼。你得把施庫洛那兒的一切都看在眼裏。」

康達拉雪夫站起來。

「唔，這很好。柯楚別依，我沒有白來找你。這樣說來，你能把一切辦到？」

「既然有必要，我一定辦到。」

「再會。」

他們互相抱吻。

「你們，兩位偵察員同志，」師長向畢里賓科和小伏洛加說。「跟我來。讓我們在外面台階上坐一會兒，談一談。在台階上面比較涼快些，也比較容易提防『陌生人的耳朵』。」

他們走出屋子。院落裏燒着不很亮的火堆，周圍坐着值班部隊的戰士。康達拉雪夫的衛隊站在外面板牆附近。裝上鞍子的馬在栓馬樁旁邊噴着鼻息。康達拉雪夫向四面看了一下，在台階上坐下來。接着他當着柯楚別依的面，把偵察的任務詳細地說出來。

「馬上出發，」康達拉雪夫說。「時機很緊迫呢。」

二

黑夜裏，一個體重六普特（註）的「瞎子」，帶着手搖風琴和領路的孩子，沿着狼谷，穿過了預先指定的那一段戰線。他們在草原上走了二十俄

（註）一普特相當於三十六磅。



里（註），來到通峻山村的驛道。

「真像兩匹好馬，」

「瞎子」喘着氣說。「走得不太快麼，小伏洛加？」

「不，畢里賓科叔叔，我是個快腿。」

他們在路上碰到過敵人的騎兵和車子，但是誰也沒有注意他們。因為那時候有很多唱歌的瞎子，沿着庫班州那些被車子輾出來的大路流浪。在市場和廟會上，人

（註）一俄里相當於一・〇六七公

里。

們聽他們唱歌，把施捨的銅子丟到他們鐵製的募化箱裏去，但是在這兒大路上，車馬都很快地繞過他們，以免無緣無故把他們輾死和踏死。

畢里賓科排長經過一個吉爾吉斯人村子，涉過一條寒冷的溪流時，在一塊石頭上面滑了一交，跌到水裏去，浸濕了身子。

「咄，我這彎腿鬼（註一）！」畢里賓科罵道。「一離開馬背就顛三倒四的！」

雖然峻山村就在眼前，他們也不得不暫時停留一下。他們開始休息。兩個人在一起擰乾了乞丐穿的衣服，拿來晾在矮樹叢上。裸體的畢里賓科用粗糙的牛蒡葉子，趕開那些纏擾不休的秋天的蠅子。

庫班河寬廣的谷地（註二）上的樹林，被好幾條小溪分割開來，一塊塊小小的草地，蓋着多汁的長長的牧草，形成綠色的一片。沿河的莊院、倉房和板牆矗立在峻峭的右岸上，俯瞰着河面。潺潺發響的水磨對面，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一座高大的廠房的磚牆，那工廠裏有一道很陡的木梯通下

（註一）彎腿鬼是騎兵的綽號，因為騎兵常騎在馬上，腿是彎的。這句話是畢里賓科在罵自己。

（註二）谷地是邱陵地帶或平原上一種自然形成的又深又大的溝。

來。一隊哥薩克的軍樂隊正循着梯級下來。喇叭映照著太陽，上面發出忽隱忽現的金光。吹喇叭的人在一道板橋上吹過最後的一次，就隱沒到樹林裏去了。很顯然的，人們正在樹林裏狂歡。

「這兒老百姓住的村子多漂亮啊。」小伏洛加眼看著那些吹喇叭的人走了以後，說。

「這算是什麼村子！」畢里賓科輕蔑地扮了個鬼臉。「小河裏的水急得人不能過去，把人也衝倒了。你要到這村子，就得像鵠鷹一樣一座山一座山飛過去。天下再沒有比我們基爾比里村更好的村子了。整個村子好像手掌上面，一條小河在村子中間流過去，安安靜靜的，大模大樣，就像神父的老婆一樣。在我們那邊的蘆葦叢裏，有各種成對的野禽：野鴨啦、水鷄啦、秋沙鴨啦、水鳧啦……我們基爾比里河的鯉魚，有吃奶的小娃娃那麼大。蝦麼？蝦有烏龜那麼大！一隻大鉗就够你下半瓶酒！啊，小伏洛加，我們的基爾比里村真好！等我們拔光那些士官候補生（註）的頭髮，你可以坐車到我家來做客。我們給你在基爾比里村討老婆。我們村子裏有

（註）士官候補生——沙皇時代軍官學校的學生，在蘇聯國內戰爭中充任白軍軍官。